

南亚风情

姜德明



南亚风情

姜德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作者访问了南亚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写下了本书中的这些散文。

它们记录了南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歌颂了南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抗击侵略者的斗志；同时还为我们绘下了南亚各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绚丽画卷，既有异国情调，又使我们读来感到亲切。

南 亚 风 情

姜 德 明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30,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书号：10151·543

定价：0.30元

目 录

歌声、彩车及其他	1
守门老人	7
拉合尔的思念	15
到开伯尔山口去	24
达卡之夜	34
帐篷之忆	42
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	48

DFB/15

仰光夜宴	56
------	----

游大金塔	65
------	----

蒲甘行	71
-----	----

湖上浮岛	77
------	----

曼德勒夜话	81
-------	----

小红绒鞋	89
------	----

旅伴	99
----	----

后记	120
----	-----

歌声、彩车及其他



从北京登上“巴航”的客机，立刻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异国情调。这倒不是因为飞机是从日本东京起飞，座中已有不少外国旅客的缘故；也不完全是因为几位航空小姐都穿着一身巴基斯坦的民族服装，而是被广播里传出的那富有民族特点的音乐所吸引了。

巴基斯坦的音乐曲调是如此欢乐、轻快，歌声是如此带有泥土气味，特别是那清脆的手鼓声，缓慢时象是凝重的沉雷，急骤时象是雨点丁咚，它一下子便把我们带进一个新奇的、迷人的国度。

待我们踏上了巴基斯坦的土地，到处都能听到这亲切的歌声。再有，同样吸引我们的便是满街飞跑的奇异的彩车了。

巴基斯坦公路上的客运汽车，以及运货车，几乎都是按照巴基斯坦的风俗重新装配过的。车身用油漆画上风景、花草或各种动物，有的还装饰着金属的花纹图案，都是花花绿绿、银光闪耀的。初见时真以为是专门为结婚用的花车呢。车厢内还有纸花和彩条等饰物，车里的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再加上车中播放着民间乐曲，一路过去，随风飘来的是歌声和鼓乐声；一眼望去，简直就是一幅色调绚烂的民族风情画。

我们不禁好奇地向巴基斯坦朋友探问这种独特的风俗。有人说，彩车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喜爱和习惯；有人说，车上画的东西都可以讲出故事来；也有人说，那上面也许有伊斯兰教的寓言和祝祷词句……。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肯于付出那么多的心力来打扮它，又都乐于乘坐这样的花车，说明巴基斯坦人民是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稍后，我们在巴基斯坦几个主要城市旅行时，这

种印象就进一步加深了。

在伊斯兰堡一座别墅似的建筑里，我们访问了巴基斯坦民间艺术研究所。这里陈列的每件工艺展品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反映了勤劳朴实的巴基斯坦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杰出的艺术创造才能。其中也陈列了不少古老的民族乐器，有很多就是巴基斯坦人民喜爱的各种手鼓。研究所的主人告诉我们，这里收藏的民间乐曲资料很不少，光录音带即可播放两千多个小时。墙上还挂着许多歌手的照片，主人指着一幅披着秀丽长发的少女的照片说：“我们还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民歌演唱者。她就是我们发现推荐的，现在是电视观众最受欢迎的一位歌手。”

感谢主人的盛意，有两位民间艺人正在楼下过道的厅堂里迎候我们。他们席地而坐，一人拉起手风琴，一人敲响手鼓，然后引吭而歌。小小的厅堂顿时象有百乐齐鸣，声震屋宇。唱到尽情处，歌手昂起头，闭上眼睛，好象忘却了一切，歌声显得那么幽远，而手鼓也敲得更加有力、紧凑了。主人告诉我们，他唱的是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歌，怪不得歌者是如此的忘情，歌声是如此的动人。

走到院内的草坪上，又有一队穿着巴基斯坦农民服装的舞蹈者。他们专门从事民间舞蹈的整理和排练。其中有的手持红绸铜铃，有的吹响唢呐，有的打起腰间的手鼓欣然起舞。舞蹈象是表现战斗的胜利，又象是表现丰收的欢乐，总之，那粗犷有力的气势，充分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豪爽的性格。

随后，在白沙瓦、拉合尔、卡拉奇，我们又有机会欣赏了各省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不少歌舞都是歌颂战斗、劳动和友谊的。在边城白沙瓦，军营里的边防战士们个个善舞。他们表演的有些是少数民族的舞蹈，但都是剽悍壮伟的舞蹈。巴基斯坦朋友说，巴基斯坦人从小都喜爱舞蹈，各省的舞蹈都有自己的特点。白沙瓦地处边界，有歌颂爱情的舞蹈，但更多的是表现勇敢和无畏的舞蹈。在文化古城的拉合尔，我们参加了一个歌舞晚会。那真是一个难忘的狂欢之夜。特别是那位十七岁的小提琴手阿里，他还带着一点孩子的腼腆，演奏起来却十分动人。那天他演奏的全是巴基斯坦的民间乐曲。当他演奏《信德省的早晨》的时候，更引得场内的巴基斯坦朋友全都如醉如痴。那欢快优美的旋律，乐曲中对乡

土的炽热感情，强烈地感染着人们。我四顾在座的巴基斯坦朋友，他们都随着乐曲的旋律有的正用手打拍子，有的用双脚踏地板，有的甚至有节奏地跟着琴曲呼喊起来。演奏完了，人们拥向那位少年琴手阿里，有人还故意把他的头发弄蓬松了，表示一种亲热和祝贺……。家乡，多么可爱的家乡啊！巴基斯坦人民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民族文化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也忘记不了在拉瓦尔品第结识的那位留着小胡子的汽车司机。每当他开动汽车，顺手就打开了车上装有的录音机，让我们同他一起欣赏巴基斯坦的民间乐曲。一听到那熟悉的手鼓声，他的眼神立刻亮了起来，耸耸肩膀，好象浑身充满了力量。有时候路程较远，一盒录音带放完了，我们看到他正集中精力驾车，便想替他换上一盒新的。正不知应该挑选什么乐曲好的时候，他好象看懂了我们的心思，连忙说：“随便拿哪一盒都可以，这全是我们巴基斯坦的民间音乐。我们不喜欢西方的颓废文化！”

果然，随便换上了一盒录音带，那亲切愉快的手鼓声又响了起来。我们向他表示，巴基斯坦

的民间音乐是优美的、健康的，我们也非常喜欢这种民间艺术。他的脸上立刻展现了笑容：“谢谢你们，我要把你们的话转告我的朋友们。我们巴基斯坦人同样喜欢你们中国的文化，我们是亲密的好朋友！”

伴着车厢内优美的乐曲，我们望着车窗外一辆辆画有公鸡、狮子、老虎和展翅飞翔的雄鹰的汽车。为什么要画这些动物呢？我想，用不着再去请教巴基斯坦朋友了，因为，我们在巴基斯坦停留的日子里，已经看到和深深感受到巴基斯坦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多么珍视自己国家的民族独立，而人们对于巴基斯坦民族文化的珍爱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祖国的反映；至于人们喜欢描绘那些代表勇敢和雄壮精神的狮虎和雄鹰，不也正是巴基斯坦人民性格的象征吗！

离开巴基斯坦已经一年了，可是一闭上眼睛，我的面前便会出现那数不尽的花一般的彩车，耳边就隐隐响起那迷人的令人感情激越的手鼓声。

1978年1月

守门老人



有些事情是在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显出它的意义并让人失悔于当时的漫不经心。

今夜，当我偶然收拾东西，发现一年多以前在拉瓦尔品第拍的一张洲际旅馆的照片时，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因为一看到这华丽的大饭店的外景，我便想起那位守门老人。我想再一次看看那位老人的面容，可惜照片上他的身影太小了，我真后悔当时只顾了取景，为什么不专为老人拍一张近照呢？

在巴基斯坦各大城市的洲际旅馆，守门人都是长须白发的老人。他们一式穿着英国古代宫廷卫士的军服，红色的呢料上装，胸前一排横扣，雪白的紧腿裤子，头上还用布缠成高高的“缠头”，乍一看，似乎显得还很威武。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宫廷武士们的威严气派早已逝去。他们的装扮只是为了给外国客人增加一些异国情趣，同时也标志了他们职业的卑微。因为不论是袒胸露臂的西方旅游者，还是穿着讲究的日本商人，他总是过分谦恭地为人们打开门，收一点小费，然后鞠躬如仪地说一声：“谢谢，先生！”

刚到这里的那天夜里，我们便看到旅馆门前有这样一位古代卫士服装的守门老人，但是忙乱中不及多注意他。使馆的同志们深夜离去的时候，嘱咐我们说，到了这儿就要入境随俗，每天都要预备一点零钱，去餐厅吃饭，到柜台取房间的钥匙，还有汽车司机和守门人，都要给一点小费。尽管我们很不习惯，还是照办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到院内的花坪前去散步，又看到昨夜那位守门老人。这是一位看上去很魁梧的老人，特别是他那银色的胡须和脸上深深的皱纹，再加上那鲜红的上衣的衬托，给人一种感

觉，好象这是一个从古典油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他为我们轻轻地拉开了门，并且冲着我们微笑地说：“早晨好，先生！”接着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那机灵的眼神似乎示意我们朝他的胸前看……啊，明白了，他的胸前不是挂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天安门纪念章吗！

我真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该怎样把早已准备好的小费塞给他，这显得多么不谐调呀！但是，我终于很不自然地把几张地拉尔塞到他的手中。他好象没有感觉似地接了过去，说了一声谢谢，并告诉我他胸前的纪念章，是前几年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先生送给他的。他说中国是巴基斯坦人民真正的朋友，所以每逢中国朋友到来的时候，他都要找出来佩戴在胸前，直到中国朋友离开了这个城市。

听了老人的这一段话，同志们不由得都走过来同他亲切地握手。看得出，老人高兴极了。只有这时候，才显示出他那慈祥而又纯朴的笑容，流露出一位诚实的主人欢迎远方来客的真挚感情。这同他接过其他外国客人的小费，低着头说一声谢谢的神情有多么不同啊！

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象巴基斯坦别的城市的洲际旅馆一样，在进门的过道和大厅里照例都有宽敞的休息厅，还有古玩和工艺美术品、售货部、书报画片摊，以及“巴航”和日本、法国等航空公司的营业处。有时从落地式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到西方旅客正与“日航”营业处的日本小姐相对而坐。她正在紧张地拨弄电话订票，客人不必出旅馆便可以买到飞往世界各地的飞机票。据说美国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经营的洲际旅馆，其布局大体如此，连家具和用品（如香皂、浴巾和擦皮鞋的绒布）都保持统一，使旅客走遍世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每天，当我们快要出发时，大家都愿意提前下楼来，在这休息大厅里坐一会儿，或是浏览一下那五光十色的书刊画报。每当我们下楼来，那位守门老人老远地就向我们打招呼：“早晨好，先生！”大厅里有那么多客人，我们确实发现他每次只是同我们这几个中国人特别亲热，也许，如果他向那些西方阔老和贵妇人们打招呼，就会被认为是失礼吧；可在我们却感到这友情的温暖。

有时汽车一时还没开到大门前，老人怕耽误了我们出发，他就不顾一切地离开了自己的岗

位，跑下台阶，站在院内高高地扬起了双手，向远处击掌和呼叫，替我们去呼唤司机。我们知道，这时候他宁肯对别的外国人怠慢，也要为我们尽一点力。显然，这种情谊是用小费所买不到的。

有一天清早，我刚刚醒来。天色还有点发蓝，我轻轻地拉开了一点窗帘，望着街上稀少的行人，以及一辆空空的正在街头兜揽生意的马车。院内只有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提着一个水桶在擦洗汽车。那孩子穿着一双比他的脚要大得多的破皮鞋，从他那瘦小的身材看，可以断定他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他默默地劳动着，我想，他一定得赶在天大亮以前就要把汽车擦完，因为在这样堂皇的大饭店里，怎么能让客人看到这样饥饿的孩子呢！突然，我看到守门老人提着书包从外面进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未曾装扮过的平常打扮，他穿着一件深褐色的破旧的西装，头发几乎脱落尽了，我竟觉得他走路蹒跚，简直有点衰老的样子，往日那种古代卫士的神气劲儿全都不见了。他默默地朝那个擦洗汽车的少年走去，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点什么，那少年接过去便放在嘴里吃了起来。楼房实在太高了，我看不清那是一块面包呢，还是巴基斯坦人爱吃的那种

面制品——馕（就象中国的发面饼）。我更不知道老人是否每天都给这少年带来一块充饥的东西，总之，这是一个使我很难忘记的场面，同时也使我增加了对守门老人的尊敬。

这天早晨，我们下楼来又要开始一天的参观访问了。老人已经扮成古代的卫士，故意挺起了胸，谦恭地履行着他的职务。我在想，难道他真的喜爱那套殖民主义者留下来的古代服饰？难道他挺起胸来，炫耀他当年的威武吗？当我感谢他为我们打开了门，并顺手递给他小费的时候，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许久也不想放开。我想，他是感觉到了我今天的异常，他用稍带诧异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然而，他怎么会知道，今天清晨我从楼上窗帘的缝隙中，已经看到他那善良的行为呢！

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我们看到许多部门都有这样装束的守卫和侍者。有一次在伊斯兰堡，一位老年侍者，小心翼翼地为我们端来咖啡。他那长满了粗筋的颤抖的手，托着一个银盘，盘里的杯碟汤匙由于他颤抖的手而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清晰地送到我的耳边。这是我有生以来